

郁金香书系

章洁思
著

足音

郁金香书系

足音

章洁思
著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足音/章洁思著. 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7.2

(郁金香书系)

ISBN 978-7-5651-3075-5

I. ①足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5673 号

书 名	足 音
作 者	章洁思
责任编辑	向 磊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919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7.875
字 数	170 千
版 次	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3075-5
定 价	22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为了精神家园的不荒芜

陈思和

我认识章洁思女士比较晚，但是我很早就读过巴金写于一九五九年的《哭靳以》。在这篇悼文里，他这样写到了靳以的女儿章洁思：“就在太平间里我还听见一个年轻的声音唤着‘爸爸’。这个短短的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荡漾。我想起来了：你不是完全没有遗憾的。你的最后的思念一定在这个十五岁的女儿身上。你特别钟爱这个聪明的孩子，她也用了整个心灵爱着父亲。她是你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，她也是你的病中最大的安慰……我每次在病房里看见你们父女亲密地谈话，我特别感到温暖。但是看见你们两个病人彼此关心，互相安慰，我有时也会痛苦地暗想：万一你有一天撒手而去……现在这个孩子终于失掉了父亲。在医院的大厅上和太平间里她显得相当安静，在家里她却哭得那么伤心。你的纪念在她的心上已经成为神圣的了。谁也想象得到对她是多大的打击！……”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这个当年十五岁的小姑娘,现在似乎已经到了古稀之年。但是巴金这句话仿佛就是预言:对父亲的纪念,成为她一生中最神圣的工作。章洁思女士在退休以后整个身心都在为父亲工作:搜集父亲的书信佚文、整理父亲的日记资料、出版父亲的文集、撰写父亲的传记,甚至为父亲辩诬……只要打开相关的网页查检,章洁思的名字永远与靳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,十五岁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把对父亲的爱全部倾吐出来的少女感情,竟耗费了她一生的生命历程,唱出了极其动听的天鹅之歌。

这本就一曲激越高亢的天鹅之歌。以往,章洁思写传记编文集,还是借助父亲的生平言行来寄托自己哀思,而这里所收的文章,则是她直接倾吐了对父亲的记忆和爱,她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记忆,仿佛就停留在十五岁以前的那一幕幕动人片段:复旦大学的教师宿舍、沪江大学的居住地、市中心的几处公寓楼……每一处每一年,留下的全是父亲的生命信息。应该说,这十年左右的光阴,是作家靳以短暂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,他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、知名作家和文学编辑,被选中为时代的弄潮儿——主持沪江大学的思想改造、主持上海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、主持大型文学期刊《收获》的创办……在这个一面充满革命狂热,另一面又处处埋藏着政治凶险的特殊年代,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,又被推到时代的浪尖上。在以往的文学史上,靳以不是一个出生入死的左翼作家,他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同路人,与那些延安来的革命中人相比,他没有很多骄人资本。这就可以想象他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,心里会承受多大的压力。他天真地相信这个时代的许诺,他敞开心胸毫

无保留地经受风雨的冲洗，甚至比普通人更多更多地付出自己的心血和健康。我读巴金的悼文才知道，靳以在去世的那一年不仅入了党（这是他近十年的政治上的追求），而且在国庆前的两个月里一连写了十几篇散文来讴歌新政权，这段岁月里他还独肩担起了《收获》的主编重任，还要不断下乡下厂下生活……就是铁打的人也会累垮累倒。更何况，文坛上的风浪已经在他身边发出充满杀机的呼啸：一九五五年胡风冤案爆发，落网者中就有他在复旦的学生冀汭和绿原；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，他的朋友丁玲、冯雪峰纷纷落马，刚刚在《收获》上发表《来访者》的方纪也已经受到牵连；再到了一九五九年所谓“拔白旗”运动，连巴金也不能幸免岌岌可危了。这一年，靳以连续三次心脏病发作住院，身体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信号，这本该引起他和家人的足够重视，可是在这样一个狂热的时代浪潮中却被轻轻忽略，结果在医院里突然发病而死，仅五十岁。据说靳以从发病到去世，才发生十六分钟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不及赶到他的身边。这对于靳以来说，可能是在最辉煌的时日撒手而去，不带走任何阴影；对于朋友来说，不过是一声长叹而止。但是，对于他的至爱亲人，尤其是爱女章洁思来说，却是一辈子的精神痛苦，一辈子难以释放的爱的感情。

这本散文集收入了章洁思的短文三十五篇，但篇幅不大，内容相当集中，主要就是紧紧围绕着对父亲的怀念和回忆，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弥撒在字字句句，许多与父亲相关的人和事，都纷纷进入了章洁思的笔下，同辈作家、亲朋好友、学生和读者……洁思不放过有关父亲的任何信息，穷幽极微，力求弘扬，流芳于人间。在这十多年里，她面对着茫

茫宇宙，无声地哭喊着，穿透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之海遗忘之江，呼唤父亲的亡灵，为的是精神家园永远荡漾着父亲的笑声，永远是记忆中的春天。这也是章洁思生命中的春天。我结识章洁思大约是在二〇〇三年我被任命主编《上海文学》以后，我与作家协会的交往多了起来，在一些纪念性的会议或者活动时，常常看到她以车代步，艰难地行走，默默地来去。我一直觉得，她在战胜难以想象的残疾与痛苦的独立坚强的人生中，饱和了风霜的暗淡之色。但是，这次阅读《足音》这部散文集却让我眼睛为之一亮，像有一组组春意烂漫的镜头明亮地展示在眼前。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健康活泼、无忧无虑的小女孩，她在草地上疯跑，在土坡上跳跃、在楼梯上狂奔……真是好啊，读着这些活泼跳动的文字，我感到了心痛，也感到了快慰，心里不断在提醒自己：这就是章洁思本来应该的面貌啊。谁也拉不回历史，谁也回不到童年，但是有力量的文字，把一个生命的春天气息，鲜明地印在了纸上，感动所有阅读的人们。

我在一篇纪念恩师贾植芳的文章里，曾经提出对古人所说的“三不朽”的新的理解。在我想来，人的生命是可以依托三个层面而存在：第一层是寄植于人的肉体，人活着，生命就存在，人死了，生命也就随肉身而消失；但是，生命现象还远不是那么简单。一个人虽然死了，生前认识的，有过交往的、受过其恩泽的人，还有他的爱人、亲属、子女、朋友、后辈，等等，亲疏不论，只要想起，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，其言论行为依然在激励他人，怎么就能够判断这个人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呢？他不是明明活在他人的记忆和思念中吗？这本散文集里多次写到靳以去世后，复旦、沪江、福师

等学校的学生始终不忘师恩，年年忌日，都有献花于坟前，问候于亲属。这就是生命依存的第二层面，属于感情、思想的层面。靳以不仅是一个好教师，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编辑，经他的手被推上文坛的青年无数，很多名作家都曾经受过他的恩惠。我记得有一次读到老作家无名氏的自传文章，这位作家眼高气傲，对很多同代作家都不以为然，可是说到靳以却恭敬有加，因为他的第一次创作就是发表在靳以主编的刊物上，提携之恩不敢忘。所以，谁说靳以于一九五九年就去世了呢？这不过是他的肉身不存在了，在许多人的感情世界里，他依然是活着的。——我再说下去，人事总有代谢，当那些保存生命信息的记忆、思念的拥有者也陆续逝去，疏远的晚辈对死者不再回忆的时候，这个人也许就真正地消亡了，这是生命的再度消失。但还是有例外，那就是有一部分人的生命信息通过某些物质——文字、图像、声音等，通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遗产，还是能够继续被保存。那就需要后人有意地保留资料了。只要先驱者的名字、思想、事迹还在我们的关注之中，他们的生命信息还是会存在于当代，并且发生作用。这就是生命依存的第三层：它是依附于某些物质媒介传递到后世的信息，逝者的生命信息穿越时空，与另一个时空中的生命相逢，就有可能被激活，那是属于精神层面。我们今天还常常在讨论一些千百年前古人的言行和事迹，常常为这些讨论激动不已，正是生命不朽的证明。

于是，在我看来，所谓“三不朽”，就生命形态而言：生前建功创业，无非立功；身后被人怀念，才谓立德；而其姓名事迹通过各种物质形式流诸后世，对后世发生影响，那就是立

言了。作家靳以在三十年的文学生涯中，创作、编辑、教学都各自留下了丰硕的业绩与成果，英年早逝后被人感恩种种，至今不忘，那是他的生命功德，而章洁思女士今天所做的工作，真是一种立言，为作家靳以整理丰富的文献遗产，传记资料以及回忆文字，无论对于作家、对于读者还是对于后代的人们，都是无量功德。

——这就是我读了这本散文集最想说的话，洁思女士对这项工作充满自觉，称之为“传承”，我想这还不仅仅是父女间的生命之火的传递，也是人文传统的薪尽火传，在三不朽的立言传承中，我们不仅看到了靳以先生的不朽的生命存在，也看到了他的传承者所融入的生命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“不朽”。

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于鱼焦了斋

自序

我踩着足音由远而近，一路上，有多少难以忘怀的情结！记忆父亲，记忆我的长辈，记忆我身边的人和事……在某一时刻，我甚至夜不能寐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在我脑海里回旋；抑或生命中的某一棵树，某一张椅子，某一栋房子，都让我流连，令我不能自制，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的文章。

有幸生长在以文学为生涯的家庭，无论物质条件如何，身边总有书的陪伴。无论是在出生地重庆边上的小镇，还是远在上海的郊区，耳畔总有文化的絮叨。无论至亲至爱的父亲早逝，仍有文坛长辈前来送暖。我感激我的家庭，令我能在其中快乐呼吸；感激那些与父亲有情有义的朋友，感激他们的关怀；纵然后者之中不乏许多当今文坛名人，但他们在眼中永远是普通之人，是父亲的真诚之友，是可亲可爱的长者。

许多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事，由我记忆下来，让读者了解，洞察他们的人格光辉（包括我的父亲）。这些往事，也能

够给予今后研究者们一些感性的资料。

前部分是我对于父亲的回忆，最后还有对于母亲的纪念，那是不可分割的。后部分是我对于父亲文友的回忆，那都是充塞在我胸中的无尽思念。

“足音”的全句应是“足音在记忆中回响”，它是美国著名诗人 T. S. 艾略特在其著作《四个四重奏》中的一句诗。这个“足音”，包括我的，包括父亲的，也包括他众多朋友的。虽然他们已经先后不在人世，但他们的足音仍在我的耳畔不时敲打。但愿，真能如诗中所述，进入玫瑰园。

.....

足音在记忆中回响

沿着那条我们从未走过的甬道

飘向那重我从未打开的门

进入玫瑰园

最后，我要感谢陈思和先生，为我写了非常翔实的序，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。我还要感谢《开卷》的董宁文先生，由于他的策划和推动，才赋予这本小小的书的生命。同时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，从而促成它问世。

章洁思

二〇一六年春节

目 录

为了精神家园的不荒芜/陈思和 / 1

自 序 / 1

一 辑

回 家 / 3

一九五二年的夏天 / 7

布谷声声 / 14

星水微茫 / 40

靳以的复旦情结 / 48

父亲在复旦大学迁移陪都的日子里 / 53

重庆夏坝的复旦新村 / 58

一块弹片 / 67

与父亲一同看照片

——纪念父亲靳以百年诞辰暨辞世五十

周年 / 74

远久的记忆 / 81

十一月金黄的梧桐叶片 / 88

《宁死不屈》的回想 / 98

欣见父亲旧作《哈尔滨》 / 104

寻觅父亲的信 / 107
从空气中蒸发的信件 / 130
写在一张纸正反面上的两封信 / 135
写给自己看的日记 / 141
一张旧照片 / 148
足 矣 / 151
长长的流水 / 155

二 辑

读旧信有感 / 169
《狭路冤家》
——书的怀想 / 175
拂不去的往事 / 179
李佷民先生 / 184
丁景唐先生与我 / 188
卞之琳先生 / 194
“奉献”
——怀念周而复叔叔 / 200
列维坦的画 / 206
女兵的温柔 / 212
“通家之好” / 217
匆 匆 / 222
巴金故居中的那张藤椅 / 227
瞬 间 / 230
铃声与画廊 / 233
寄意父母 / 238

一 辑

回 家

——沪江大学一百零八周年校庆日

今生将不再见你
只为 再见的
已不是你

心中的你已永不再现
再现的 只是此沧桑的
日月和流年

——席慕蓉

我站在 209 号的门前，心中说不出是喜是悲。秋阳是如此灿烂，映照在每一块砖，每一片叶，每一棵草上……熠熠生辉。我绕着房子急匆匆走到后面，看到那扇熟悉的小门，以及门边的两扇小窗。再转过身看，几人合抱的大树荡然无存，但毕竟留下一块空地。仿佛空地上还能放下一张

小桌,还能让我们全家坐在小桌旁吃饭,还能给予我回忆的空间。

小门紧紧关着,我的目光却难以离开。一个多甲子的岁月已然滑过,那时的我就是从这扇小门跳出跳进,或是飞奔上学,或是到野地里疯玩。那是我的童年,沐浴在大自然里的童年;那更是我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温暖的家。



现今的原沪江大学 209 号,原来我们的家

我又回到前门,叩开 209 号,走进我的家。

焕然一新的感觉。从外至内,全都焕然一新。

一进门就注意门口的那架大楼梯,它仍在原位,又粗又大的柱子仍旧坚实地伫立着。我摸着柱子中间那一圈圈的螺旋,想着当年我骑在它上面的模样。

二楼已经面目全非,现在是一个华丽的大会议室,房间都打通了。以前只是两个简单的卧室,卧室门前都有纱门,纱门装着弹簧,一进屋就“啪”地一下关上,门上还有插销。